1平150

元本山藏書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梁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裔侯詳子亹　王珍國　張齊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庾域　子季輿　鄭紹叔

樂藹　子法才　法藏　子子雲　張弘策　子緬　纘　綽　呂僧珍

王茂字休遠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討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兼其大指性沉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祕書郎歷參軍校尉累年不調茂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父之友一見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猶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聲譽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腰斬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得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義師起茂與張弘策勸帝迎和帝不從武帝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矜

吳子陽等斬馘萬計從武帝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
東昏遣大將軍王珍國盛陳兵於朱雀門衆號二十萬
遣使度觚請戰及戰茂與曹景宗等不利引却茂下馬
單刀直前外生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
遂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觚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
勝筭長驅至宣陽門是役也茂勳第一亦欣慶之力也
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
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
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

泣曰昔去晉[illegible]
辱及見縊潔玉如土豈[illegible]
茂亦潘之亞也叠[illegible]
門應赴爲盜所射茂[illegible]
姦盜自表解職優制不[illegible]
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梁
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移
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
太子詹事東騎將軍八年以本號開府儀[illegible]

丑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英心顯快快不
每見言色帝嘗宥之而不責也十一年進位三公
京丑改頒宁衛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
民所安二処方正在一室中衣冠儼然僕妾莫見其情
容姿表德晁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明年
出為使持節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
督江州諸軍事在州不取奉禄無滯囚君處
被服同於儒者視事二千兩年六十武帝甚悼惜
之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

茂以元勳賜錢百萬書若干卷
心甚惡之既覺命奏樂飲
斷絕酒色地茂謂長史
之樂飲例一飲無
禮
龍
曹
辟
鹿

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軍中
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
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
達父子獲全武帝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
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求元初表爲竟陵
太守及武帝起兵景宗亦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
人從軍遣親人杜恩沖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
然後出師爲萬全之計武帝不從以景宗爲前鋒軍及
漢口命景宗與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於七月郢

馬口九七七 守 利野遺
山山 參朱月祖社
帶 劍四騎 數 景宗
脫 顯严 遺 是以
武陵少 兒迎還殯葬
將 郡 軍敬
鄉 道 私屬故 息曰
更 重四年太尉陳顯達招景
魏攻壽春諸陽宗爲偏

城降復率衆前驅取建康路次江寧東昏遣將軍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景宗始至營柵未立居士望而輕之因鼓譟前薄景宗被甲馳戰短兵纔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譟而前徑至皇篑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擣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虜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人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闕叩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勅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也景

宗不進豈天意乎吾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成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軍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蒭景宗輒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景宗大眼遣數騎略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

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二月晦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剣裝遂章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俊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而奔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衆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滅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遂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

山岳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于京師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狄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俄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鐘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

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敏何必止在一詩景宗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須臾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增封進爵為公拜侍中鎮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所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唯以意氣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

嘉之景宗效率至數百人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駕車惟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聲磴聲箭發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鹿數肋而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發覺耳後生風皇頭出犬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轉動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悒悒使人氣盡景宗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輕剽因弄人婦女奪人財物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武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事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為笑樂七年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毅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小未有位官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宮人姓何以見錢百萬欲婚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意屢諮景宗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貪鑠遂成後隨武帝西下

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
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
王珍國字德重沛郡相人也
傳珍國仕齊爲南譙太守有
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受
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補
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送
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太
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
既人用卿可謂善蓄也廣

憲附曹氏位登列卿後
改於魏亡

廣之齊鎮軍將軍自有
舊名時郡境苦飢珍國乃
勑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
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
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嘆

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
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

嘆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

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
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
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
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
武帝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
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郡蔡春
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

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珍國引稷於衢騎兵
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含德殿與稷會尚書僕射二
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武帝
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
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潘
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忽忽望台鼎先
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嘗鬱悒酒後於坐啓云臣近
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甚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
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
詔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
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糧無兼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
言乃假節與衆軍向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
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
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封宜陽縣侯累遷用揚
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嶠馮翊太守嶠字子嶽馮翊
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府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
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荊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
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兗州刺史參

軍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
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
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
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
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爲
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
置南梁州州鎮葭劍皆仰益
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
郡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
士卒同勤苦自頻舍城壘皆
厍人無困乏既爲物情所歸
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
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
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
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諡
閑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
史蕭方等中兵參軍領城局武帝之將
中兵參軍由是與共子顗胄善復歷西中郎
顗書史齊初爲雍州刺
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
刑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
士壯

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衣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
稱尊號爲衛尉卿頴胄暴卒州府騷擾闔文以和帝幼
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懿留與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
懿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縣
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多至悉放獄中囚依期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
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飛來集其廬户衆咸異焉服
闋刺史殷琰召爲主簿宋末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
追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
曰今日之舉本思效節若社稷有奉便歸朝廷何可豫
身北面異域若詳願充一介琰許之詳出見勔曰將軍嚴圍
壘矢刃如霜城內愚迷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
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施
宏曠之恩垂
解圍退舍皆相率而降矣勔許
之即日琰及
餘悉俱出降
續豫州刺史
一州以全後爲新汲令政有異
仍遷別駕廕
歷下境內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
事入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

遇及輔政引
叔業叔業以
出爲征虜
郎司馬新
劉大舉慮以
許今許之
夔及兩喜
軍國大事
尉席闡

吁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
呂詳詳曰不爲禍始不爲禍先宜此微有忤
吏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爲荆州詳遷西中
太守武帝起兵與南康王長史蕭穎胄同
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
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
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
賓多決於詳及帝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衛
郊武帝軍詳獻議曰窮寇勿守攻取勢難若
使賊人衆糧食少故宜討日而守之若食多而力實故
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
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
大業也欲所言者難以紙宣輒口布於席衛尉特願垂
採武帝加納焉頃之穎胄卒時武帝弟始興王憺留守
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尋
授荆州刺史詳固讓于憺憺和帝詔加詳禁兵出入殿省
又固讓不受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
侯詳累讓乃受改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

人改封豐城縣公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特進二年
遷湘州刺史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
臨水有峻峰每
政莫敢至者
六年徵爲尚
上爲素服舉
世龍興永元
京師爲東昏
時將軍武帝

置亶乃齎宣德皇后令策
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武帝天監
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
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
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
比伐帝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及明
紹世魚弘張燈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
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
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寖有惠政吏

使持節以代瓊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距數
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
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
稍進壽帥灌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
軍夾肥築城出壽後壽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黃貞
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壽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
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一萬碩詔以壽
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壽為豫南
二州刺史加都督壽至下人
流散壽輕
[illegible]

淳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户充復卒千州鎮帝聞之即日
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為
壽立碑置祠詔許之壽美風儀寬厚有器度獵涉文史
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日壽侍御坐
帝謂壽曰夏侯溢於鄉疏遠壽荅云是臣從弟帝知溢
於壽已疏乃曰鄉傖人如何不辯族從壽對曰臣聞服
蠻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壽歷六郡三州不
治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素居處服用充足而
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人並無被服

婁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公豈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慶和降夔乃登城接魏幟建旗偃鼓翼莫敢妄動凡又四萬口收粟六十萬石元顯伯聞之而退追

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及魏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遷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積歲連兵民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磐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曇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穀飾

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恒滿
坐時亦以此稱之為荊州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
譔弟諶少慶麤儉薄行善事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
刺史貞陽侯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被魏囚復為侯景
長史景反諶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
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施王阮並
有國色淵明被魏囚皆妄並還都第諶至破第納焉魚
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
歷南譙肝台竟陵太守嘗語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
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民盡丈夫生
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懽樂富貴在何
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
窮一時之驚絶有眠牀一張皆是璧柏四面周匝無一
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
馬還職西上道中之含文緣路採菱作菱米飯以給所部
弘度之所致人覓一蓑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
獼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敷迎
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

遣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
聞之枚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言士瞻字泉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
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
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
就江陵卜者王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仗節非一州
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都及武帝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
天門太守王智遠武陵太守譙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
頴胄遣士瞻討平之尋和帝即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

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裡囊露爲僚輩所侮及平
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
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役萬人浚使庫防火池得
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鍚爾金鉤且公且侯
士瞻娶夏侯詳兄文女竊以與詳詩喜佩之及是革命
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宜閤將軍
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軍又出爲
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

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甚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絶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累有戰功遷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武帝起兵南康王長史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畧專招委任齊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

巴西太守曾休烈望守白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爲西討都督諸軍事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遷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壍道恭輒於壍內列艦艦間鑓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壍水道恭復載土袙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造大梯衝車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甲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

於城內作土山廣二十餘丈多作大矢長二丈五尺施
[illegible]以壯士執以刺魏人魏重甚懼之將退會道恭疾
[illegible]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
不能滅寇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
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受僧勰曰稟命出疆憑
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
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
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
禮盡城乃陷認贈鎮西將軍并尋購其喪櫬八年魏

人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乃得歸葬于襄陽子
濬嗣傳國至孫固早亡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
殺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
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父尸號哭氣絕良久
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里由此著名後
累州刺史范柏年叛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
李烏奴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
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

謀洩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之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領襄陽太守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搆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荆州刺史公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頴胄協同武帝起兵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回師南討寶積懼釋甲以俟命焉公則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湘州刺

史武帝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帝于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頴達宗室之貴亦縁焉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朗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寧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寧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

漢人

忼慷城内輕之以爲易與每出遇戰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城内出者或被剽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還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充復公則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重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以州郡著姓武帝聞下詔州以爲法則四年徵爲左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明年物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功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驅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友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可傀俛辭事若以馬革裹屍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臺詩春士女歸降者數千人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寧前鋒接戰公則卽斬石榮等逐北至臺詩春去城數十里而退疾篤卒師時年六十一武帝

深痛惜之即日舉哀
篤睦視兄子過於已
手不輟卷士大夫以
則歎臣特聽庶長子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
任俠好賑施鄉里年
守京元末魏軍逼義
子翽寇掠三關規襲
頻陷六城斬獲萬計
蕭潁胄以書招之部

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
衆爲用命者萬餘人武帝起兵
多勸其還郡元起言於衆曰朝
用事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
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正
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
衆與武帝會于夏口帝命王茂曹
帝即位授假州刺史平越中郎
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
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

王茂曹景宗等合擊
軍天監初封當陽縣
焉武帝之起益州刺
遂發兵拒守元起至
先時蜀人多逃亡
師人新故三萬餘
蜀郡政慢若檢巴西
起煞之漸令李膺
始附於我蠻德
無及膺請出圖之不
季連始嬰城自守元
季連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
武帝使赦其罪季連即日開城
京師武帝論平蜀功復進元起
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
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
率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之城內
財寶無所私勤恤人

長圍自當鋒鏑建康平遷征虜將
僕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
吏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
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
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
起在道日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
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
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
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

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士翕然稱焉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襲度黔婁忘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遂疏黔婁元濟而政迹稍減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是時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使告急衆勸元起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擾方須撫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忩忩便相催督黔婁等諫之皆不從其言武帝尋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攻陷兩晉壽壽蕭藻至元起頻營還遺者藻入城甚怨望之復求其良馬何用焉為藻恚怒因表其逗留不憂事收付州獄元起曰年少郎子起於獄中自縊而死其麾下圍城哭聞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有司追刻削爵土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其良馬漢中比至魏已

離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

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勸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繼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一過數家有食竊逼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二母之豕豚上有百錢布被覆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鄱陽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住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宮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鄱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當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李膺事桓靈之主今李膺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初元起在并州刺史隨王敬版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蕃
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蕃在城内甚懼及
城平元起先遣人迎蕃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
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忽聲至其西湖田舍有沙
門造之乞米元起問曰今日有稱幾何對曰二千斛元
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
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中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
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
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簽之
而及此乎後果如簽予鑾

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横桑
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及帝
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專昏
餘黨四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
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
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
太守在州和理吏民皆悅愛

散騎常侍甲仗百人鼓吹衛送 詔曰忠子登嗣累有
戰功與湛僧智朗紹世名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官衛尉
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鄴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
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
里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耶
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所
困道根救之匹馬輔戰提雙劒左右擊殺傷甚多道
獲免由是知名 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

帝遣太尉陳顯達等帥衆之沔均口道根說顯達
沔均水急不如悉船於鄧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
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
沔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今
葦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
行矣共率鄉人子弟勝兵者衆歸武帝隸於王茂當為
前鋒陷陣於朱雀航大戰斬獲亢多武帝即位以為驍
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皇陵戍
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

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嘗法宗傳豎
眼等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懲壘未固城中衆心竟
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縱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
魏軍戰大破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鐘離
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
邵陽洲築壘搖墜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
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
軍敗績進爵豫寧伯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
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未詶少
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
不言功諸將譖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
道根喻之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
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
大樹將軍也歷郢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
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治牆屋無器服待衛入其室
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
徵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
六年復假節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帝引朝臣宴別

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者唯餘一死耳今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民皆喜悅武帝無豫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至以疾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旁於王室臨之禮也駕即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毅子懷

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漢初置都護府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侍詔於河西因留為居焉其後即以康為氏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丑大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治于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謨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倜

儻有志氣齊武帝爲雍州刺史所辟皆使名家絢特以
才力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二年除奉朝請後再遷爲華
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永元二年武帝兵起絢舉
郡以應之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疋以從自
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陽縣
男除竟陵太守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
軍蕭景入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居貴顯猶
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勑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
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
否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還淮水以灌壽
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
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
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必不可
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丁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
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
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舂於中流
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
江淮多有蛟龍乘風雨決壞岸崖其性惡鐵因是引東

西二治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鍥鋤數千萬斤沉于堰所
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
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召員譙者官上皆空夏日疾
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混合帝愍之遣尚書右僕
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
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
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絚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
子悅拒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
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
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十丈夾之以埽并植柳固
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
其下或謂絚曰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
若鑿渠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絚然之開渠東注
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渠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
丈開渠注水日夜分流渠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
歸水之所及丈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
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壠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
已必尸其事既而絚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由是譖

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畧徵絢除司州刺史領
安陸太守絢既徵還豹子不脩堰其秋淮水暴長堰壞
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
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祖輒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爲嚴整普通元
年除衞尉鄉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莊絢寬和少
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簒見省
官有繼婁者輒遣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illegible]武帝爲[illegible]
翊成主武帝爲

雍州因事帝帝亦寘漏之及起兵版爲輔國將軍軍
無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
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
將軍攻魏梁城戍堯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
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盡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
也乃遣脩鐘離城勑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
十萬圍鐘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之衆纔三千義之督
率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

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壽大破魏軍義之率輕
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遷都督南兗州
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
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荊山堰魏
將李暈雲定六衆逼荊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
未至絢等已破魏軍十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
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兵乃硤石義之班師爲有
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
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

藩任吏民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
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
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
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疆爲之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後
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
雖各有室常同日起時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武帝年
相輩幼見親狎常隨帝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
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冑從武帝宿

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間帝曰繚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乎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漢北有失地氣漸東有急兵祥今多初魏軍必動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閒而作弘策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耳王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帝今久疾外多異議萬一伺豐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大亂死人過於亂厥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者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武帝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武帝曰舅勇欲斂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齊明帝命武帝將兵為援且授以密旨仍代曹虎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武帝曰夜中言當驗武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武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制以武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武帝觀海內方亂有三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長沙宣武王懿罷益州還仍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

事武帝使弘策到鄂陳大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二憲制二畫敎各欲專權且嗣王在宮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二二諸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少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彤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情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足可待蕭坦胷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材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少中外土崩多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鄂州控帶荆湘西江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唱誠本朝時亂則爲國前驅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而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鄂渚域域又同即日上道遂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洛軍城平蕭頴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武帝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惟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遂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洛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武帝遣

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干時城中珍寶委積弘策申勸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援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東伐得入南北掖門至夜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厩遇賊見害時年四十七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所領兵激擊未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臠肉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給弘策宅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贈車騎將軍諡曰愍侯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禄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璋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當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武帝師起弘策從

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遇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永興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老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君鵠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喪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素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閒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必設鋤鉏吏民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闘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舊任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二年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

子亦往臨哭緬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紀四十卷晉書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傳嗣

緬弟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繼從伯弘籍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常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人補其名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從欲徧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芳言明通和求議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二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儀曹郎俄而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相遇便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在清靜吏民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

纘居選後門寒素有一介之善者皆見引援不為貴門
盈意人士翕然稱之員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祇無
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纘
從兄謐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
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謐聿亦毀
下之衡定也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
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
弟雖並無多學術猶賢毀下之有衡定學坐譽然其性
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范
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
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恢以朱异草詔與
异不平初纘與參軍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
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
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肱股入居衡足可以仰首
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守衫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
豈能有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
享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
衷又議印綬官告備朝服宜並着綬時並施行改為湘

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屬吳規曰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親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父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使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illegible]

山二頃皆異畝同頴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illegible]萬州境大寧曉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它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閻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理裝當下援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與纘素有舊請纘將因之以斃兄弟將譽

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慥至江津
譽次江口湘東王蕃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
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還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
還續乃貽湘東手書曰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
在雍共謀不逞江陵游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
此欲應譽譽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
收慥殺之荊湘因構嫌隙續尋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
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續部下仍遣續向襄陽
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
會聞賊陷臺城詧不受代州助防杜崖紿續曰觀岳陽
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集義舉事無
不濟續以為然因與崖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
西山聚衆續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
等杜崖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追討續以為赴期
大喜及至並禽之續懼不克請為沙門名法緒詧襲江
陵常載續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敗退行至建
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續便推誠委結

及即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貨賄塡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摠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第四弟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嘗簿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武帝遣綰弟中書舍人綰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廂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城人劉敬宮挾妖道遂聚黨破郡縣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後爲御史中

丞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廻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昇太府卿賀琛遽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侯景僭宮城綰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授尚書右僕射江陵陷朝士皆停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三年官至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嘆美其才曰荆南祀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録事參軍滯華陽太守時魏

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遂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南中郎記室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寓蜀并曰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任營求致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版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武帝起兵遣使以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武帝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

率侯伯文反西臺即授武帝黃鉞讀書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戡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同即命衆軍便下域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遣騎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士死者太半無有離心軍退詔增封進爵爲伯于時兵後大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

太守卒于官子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梁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緑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輿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

遙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見如馬欠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遙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脩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徙寢果見標度處所若有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拘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理難全濟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帢斂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冀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立義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謀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待送喪柩衆咸稱之既

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武帝臨
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
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留帝曰卿才用幸自有
餘我今未能相益宜要恩佗塗紹叔曰委質有日義無
二心帝固不許於是乃還言詩陽刺史蕭遥昌善要引紹
叔終不受命遥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
刺史紹叔聞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
朝宰頗疑武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
託候紹叔**叔潛使**爲刺客含刀州紹叔知之密以白武帝帝
於紹叔慰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鬬宴
是見取良會也實主大笑今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
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
不易圖也紹叔曰兄還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
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東昏續遣
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帝亦完知宴接如
常伯符懼不敢發帝後即位作五字詩具及之帝初起
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驃騎將軍從帝東下江州平留
紹叔監州事謂曰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冠

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内我故
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
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失父家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
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饋遺悉歸之兄室
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
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
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
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

復為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口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二
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
既而義陽為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征虜將
軍司州刺史紹叔至州創立城隍修治兵器廣田積穀
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
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為左衛將
司豫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
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以紹叔亡
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賜東

園祕器衣一襲朝服一具詔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濟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即歸已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郯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賤童兒時從師受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事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憚之文帝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文帝遷領軍補主簿祆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諸軍衆局不過私室文帝以此益知之雍州王奐反勑遣僧珍將軍曹虎西討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僧珍甚異之因舁入呼上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於我努力為之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為梁州刺史被魏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聞謀不通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行僧珍固請充使因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覆宣武王書而反帝

甚嘉之東晉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揣非久安竟弗往時武帝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及至帝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帝頗招武猛上焉譬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竹木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帝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燔檀溪竹木裝為樓艦葺之以茅並皆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取僧珍乃出先所具

母船賦二張爭者乃息帝從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郢平帝進軍以僧珍為前鋒大軍次江寧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立壘去茂後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橋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壘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壘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鼓居士等應時奔散建康城平帝命僧珍率齊領先入宿

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典選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書直中書省夜還祕書省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帝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吾僧珍親及至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聰慧爲業求州官僧珍既至乃棄

恩撫以報効汝等自有常當可妄求叨越但當速歸慈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州有督郵廨鄉人感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豈可徙之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榮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稟任總心膂恩遇隆密時莫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
郢州又不下咸欲走北僧
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
十餘疾病車駕臨幸中使
曰吾昔在家縣嘗病熱發
語云鄉有富貴相必當不
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
府舍時年五十八帝即日
三司常侍鼓吹如故給東
事所須臨遣申備辦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為流涕子
淡嗣初宋季雅龍南康郡
價曰一千一百萬僧珍性
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
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
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
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壯州大有政績
臣謹按姚思廉之史
文帝為豫州以僧珍

尹又令僧珍為醫療之
史亦如此云而以宋
文帝永初中為荊
天監十年凡九十餘
依宋舟楊尹劉秉秉
珍當時是一百幾二
謬頗多舉僧珍傳可
考據但從其舊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世
居江陵方頤隆準舉重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
器物誌藹姪藹時尚幼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
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一言所記藹客讀具舉慤益善
之齊豫章王嶷為荊州
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
隱問立對若按圖牒嶷
如市嶷遣與二人見藹
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
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

詳敏帝悅焉用爲荆州治中從事敕付以修復府外事
譔還州繕治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
之爲壯觀自晉王悅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豫章王
疑薨譔解官赴喪率荆州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
爲西中郎以譔爲諮議將軍武帝起兵蕭穎胄引譔及
宗夫劉坦任以經畧梁建遷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
船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於譔焉天監初累遷御史
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拜
輒如中丞焉健步避道者
甚衆是巢遷焉譔性公彊居憲臺
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薨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
推主者譔曰昔晉武庫失火張華以爲積油萬匹必然
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
物弘恕二年出爲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
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及逐內丈崔慥舒因掠
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譔託欲討賊而實謀
襲譔譔覺誅之尋卒於官譔姊適徵士同郡劉虯亦明
識有禮訓譔爲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秩祿以供焉西土
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

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授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
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君職若斯可爲百城表
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法才耻以讓奉受名辭不
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
割宅爲寺栖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録事參軍早亡
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元帝孝制除光禄卿
魏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
死節遂仆地卒于馬蹄之下

列傳第五十二　通志二百三十九

梁

通志二百四十

沈約子旋　況雲孫伯翳
雲從父兄顧

韋叡叡兄纂　叡子放
正　棱　黙

裴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弟之悌
之横

江淹

任昉

柳惲棱弟憺　憺子僧孺　澄弟恍
恍從叔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神禮

王志兄子泰　弟子筠
筠子祥　志弟彬

徹禮

彬弟寂　志從子蠡　蠡子翹　蠡弟曠
曠子承　志從父兄贍　贍從子籍
承弟訓

王瑩子實
瑩從父弟亮

王份子琳　琳子鎧　鎧弟鎮
錫弟敦　份從孫克

王進之子清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伯祖田子晉龍驤將軍始平太守祖林子宋贈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林子璞附田子傳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約時年十三潛竄山谷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帶鄣西令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隆昌元

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武帝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兒牧豎乘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華運之徵求

來充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

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汚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下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

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左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哀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楊尹置佐史服闋還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輒帶常應務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

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
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
晏處儉素立宅東田曠望郊皐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
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親信二十人
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
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千宗
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
用爲郡部傳嘗侍宴有鼓婢帥是齊文憲宮人帝問識
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

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
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
負高才昧以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
濤用事十餘年[illegible]爲達政之得矣唯唯而已初
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禭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
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
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釋憾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
猶坐如初及還未及坐頻於[illegible]因病夢齊和帝

劻斷其舌啓巫視之巫言如虺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
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是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
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
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
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小遣王主書黃穆之尋知省視
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
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
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約少時
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
秦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勑許焉自此踰
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二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
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勑撰國
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勑
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
十卷天監中又撰正史論文章志文杀二十卷議例
十卷文章志一卷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
行獨得胷襟冥數其妙
旨自謂入神之
以問周捨曰何謂

四聲捨曰一一
字立親一寺一一
食辟穀服亦猶一神一
言行狀一一趙一一鯉一知名位黃門郎薨卒子寔
嗣寔弟衆列一一史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
瑗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曰
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舅之曰公幹才也雲
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

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
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
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
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
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
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
史柳世隆鯖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
老母弱弟懸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
心知葬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

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
後剋日祭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
文三句　讀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
多不識乃衷取史記讀之令上曰明日登山子良令賓
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讀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
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
冠府朝子良爲卅楊丑雲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
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
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謂朝始畢帝曰鄉言是也
感應之理不至此乎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
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子良爲雲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
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
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在篋笥者百有餘紙帝察視之言皆
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
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今彌汝子良爲司
徒又補記室時已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
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
爲子良所禮武帝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

府予良不納武帝以告雲時延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
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誼得久還私
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
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
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
甚勤勞願殿中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
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
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中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
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甘糅隨盡繼益彪笑謂
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太
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
郡一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
高武王侯並懽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
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下一有一深院見文惠太子先墜
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
知此是何夢卿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意亦難
啻於是處兇貴兄弟異於餘六不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祏
求雲女昏姻酒酣齊帝籍中取前翁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

笑受之至是
將軍化爲鳳凰翼翼雲天因酬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
亦更姻他族及祖敬妻云千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興内
史舊郡界得二故婢桑舟淑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
乃先聽百姓訟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
堂有雜工作雲憲省還役並爲明帝所賞郡多豪猾大
姓一十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亦
名盜賊前内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專
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善與蒼梧丁密頓琦等善
時江祏姨弟徐孋爲尚江令祏深以託雲有譖儼者係
之豪族孋鞭之儼以爲耻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
赦免初武帝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
歡甚永明末武帝與兄懿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
依武帝每至雲所共妻嘗聞謦聲又常與武帝同宿顧
謂之曰卿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
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
都雲雖無實智以與帝素款慮爲盲主所疑將求入城

義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衛命至石頭武帝恩待如舊遂家讚謨謀畧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令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慙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六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由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章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

席拜與雲同車還舊書下人皆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二三王道豫拿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宮應取富貴朕齋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王帥知嘗齋雲曰此乃天意今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爲六宮今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焉

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射雲性寡

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賓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昶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昶亡於官舍扶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荅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譽性頗嚴峻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

吾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親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

遜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吏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遷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敬賜謚曰文有集二十卷子孝才嗣

孫伯翳太原人晉祕書監盛之玄孫魯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常映雪讀書著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

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譖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曰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待子良子良閒暇謂曰君不信因果何得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

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簀溷之中墜茵席者毀下是也落簀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窮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

識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詖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慮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可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武帝至鎮墨縗來迎武帝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

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撫民以祿而已遷尚書
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
時與亮同臺爲郎舊日相交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自以
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
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
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
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
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

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
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懿姨
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懿惲
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
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
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猶以廉聞梁
永元初表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
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
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不多故欲還鄉

里求爲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眞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武帝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求赴有衆二千馬二百疋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山平茹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乘駑馬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

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漏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爲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驕惰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稍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
韋叡之法不可化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
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
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
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
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
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
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百人之義也因戰破之
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
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
諸將入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
取纖窮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
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鸛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
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
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
兩虎勿復私鬬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

夜筭軍畫已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
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郡舍脩立館宇藩籬壘壁皆應準
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
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
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
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
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鑲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
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淵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究而處負戶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
帝勑景宗曰韋叡鄉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常
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
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駿
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
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
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披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

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
大眼矢貫右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
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彊魏軍
又夜來攻城飛矢兩集叡子顯請下城以避叡不許軍
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
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裴大艦使梁郡太守
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千劍等爲水軍會
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
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
永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
人奮勇哗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
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降
者尚數十萬叡遣報曰受義之旦悉旦喜不暇咎但
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崔勞電於淮上叡請所
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寇獲復無能耳山等矢以
功進爵爲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豐西長史南郡太
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貪殘遷軍多爲魏人所躡二關擾
動詔叡督衆重鎮馬叡至安陸增築城二十丈餘更開六

墾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嘗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恥闔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舟楊幸以公事免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襲光泣止叡叡還爲州襲光道疾叡笑曰吾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將視武帝甚禮敬之性儉無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畫墓高萬石只石陸賈之爲也因書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亢明經史世稱其治聞叡乃坐使稜入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禮樂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澄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

并寧龜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論陣交鋒當緩
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麈指麾止與裴遼俱爲梁世名將餘
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
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遂取
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善捷叡
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若是世元以此賢之叡兄篡閨
並早知名篡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篡於士
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閻爲建寧縣
得俸祿百餘萬悉委伯父勰分鄉里宗事之

通直郎嚴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髭鬢八圖容貌
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
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潼陽又以放
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
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淘驍果有勇力單
騎擊刺屢折魏軍淘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胃又三貫矢
衆皆失色請放突出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
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
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叡乞伏寶寶

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
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
并王偉送建鄴還爲大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從北徐
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
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
比之二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
昏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
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
故友乃以息岐娶焉又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子粲死於侯景之難列在忠義傳中放弟正字敬直
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爲吏部郎
參掌大選賓友故人無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攬廢
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
子載仕陳爲太子右衛率載弟鼎鼐歷陳入隋位光州刺
史載鼎俱列在陳史正弟棱字威直性恬柔以書史爲業
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
二卷棱弟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
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南諸軍事時景於城

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賫土哀太子
以下躬執畚鍤黷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
軍加持節率黷以故常快快謂人曰韋鑿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
用才不識者頗以此議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
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
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遥光
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遥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
叔業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爲
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
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爲
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
逼橋每戰輒剋於是密作没突艦會甚雨水暴溢邃
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
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
之密啓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迹由是左遷始安
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退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

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
願也後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
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省息邊運
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不欲逆其意納二匹而
已入爲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
魏軍來援以邃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遂深入魏境
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
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明
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
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
絶援還於是邃復整兵收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
別邃自爲黃袍騎先攻拔秋立壍城黎漿又屠安成馬
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
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
不破河間方爲四虜以待之令直閤將
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衆追之四虜競發
魏軍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
疾篤會衆軍守備身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

爵爲侯謚曰烈濛遠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使濛不死當大顯士宇云子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毋憂居喪唯食麥飯濛廟在光宅寺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嘆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暵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濛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儛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黃門侍郎魏尅江陵隨例入長安濛兄髦位中散大夫髦子之高孚如山頗讀書少有意氣常隨叔父濛征討所在立功甚爲濛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濛卒於軍所之高緤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勅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郡起爲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爲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爲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

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
至橫江之高遣船艑迎致仲禮與竟陵等俱會青塘及
城陷之高遂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爲
侍中護軍將軍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
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棄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
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
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恭子畿官
至太子右衛率魏克江陵畿方戰死之高第十二弟
之橫字如岳少好宿發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

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橫嘆曰大丈夫富貴必
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野墾殖致殷
積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遷直閤將
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
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之
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遷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
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
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
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

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龕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尅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淵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斬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

贈司空諡曰忠壯子鳳贊詞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營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爲高平檀超所知常待以上席甚加禮異初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與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憂金湛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無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士仗義士仗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斷定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

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貫聲名於天下日者譴付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扃影凝嚴側身扃禁若平籍墓大王之義從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籍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屢移影甲心酸鼻痛骨下官聞鶴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冉冉月逼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不石與獄吏

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微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冊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泊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言何哉夫以魚目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

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音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湯原莫不寢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圜門含憐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無恨於沈首鵠亭之冤不愧於朽骨景素覽書翌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王薄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以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轉驃騎參軍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劒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

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旌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二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擾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貐千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徵爲驃騎豫章王嶷

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爲王儉所駁竟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淹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鄉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儉善識字體亦不能詰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始

如新心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
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竟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
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
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明司徒左長史王續護
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豫公事又奏收前益
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轉收付廷
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史曇隆及諸郡二千石
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
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古矣獨步也累遷祕書監
待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嘗於
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
也汝才行如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
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
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
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武帝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
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
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
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

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菜耳以疾遷金紫光祿
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
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
靈寺諸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
截都盡顧見五遂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
爾淹文章躓矣又常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
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
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
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兄遐
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蔦嗣
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
夫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遥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
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遥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
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
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
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

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譏遷曰聞卿有令
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藉甚
年十二從叔昇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
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汁
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
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冊楊尹復引爲主簿儉
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
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今昉
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
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
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
藩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
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遷曰聞昉哀瘠過禮
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壁言遷
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遥本性重禮卿以
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
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權卿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
一慟絶食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

爲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斤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朓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恥乃

退末爲司徒左[illegible]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illegible]制書[illegible]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illegible]

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illegible]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illegible]吾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戔戔云昔事清宴[illegible]帝與昉遇竟旨形乎善謹豈謂多言斯言不渝蓋爲[illegible]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illegible]恭謹匆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禄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illegible]

戚即日便蓋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怒未嘗形於色車
亦不鮮明武帝踐阼歷給事黃門侍郎使部郎出爲
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二百斛活三千餘人時
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子者供其資贍濟者
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斛二百斛以五分督一餘者
原兒妾含衰而已交人哀城
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納
將軍沈約遣裕迎之重除
揮帛聘御史中丞以書誡
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
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
以爲斂資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
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
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酒指曰昉
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
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奬進士友不附
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并濯故衣冠貴游不

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
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
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
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已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
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
更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識報動甚有條貫陳
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
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
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
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
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
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
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
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次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
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定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
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於董
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
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

其見重如此有子棄置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蔭其
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
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之謂曰我當爲
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
公叔絕交論爲是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雄虺嘯而清風起故氛氳相感霧
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
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而琴瑟言合鬱於蘭茝道叶膠漆
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雕盤盂書玉牒而
刻鐘鼎若乃匠石斲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煙霧雨
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泪彝叙粵讀訓
撫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嫗人靈於豺虎蒙有猜
焉請辯其感主人吁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鷹高飛蓋聖人捨金鏡闡風烈
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連璧寶曇之人弘致雲飛雷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
生得玄珠於赤水讀神書以爲言至于組織仁義琢磨

道德懽其渝樂恤其隱夷奇通靈臺之一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遠叔出入詘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窺其變競羊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刓百工鑪錘萬物吐吸興雲雨呼嗡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蘼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比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鴈連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颺水皆鱗萃分鴈鶩之稻粱密玉聲之鈴鐸衢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財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鄉貫其籍甚播神靈於其祭仙加以頗賦寖淫噬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旌辯叙温燠則寒谷成暄嘯巖若則春華蕤飛沈出真

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統公子道不
拄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絃歟翼馬其餘論附駙驥
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
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咱涂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
谷風之盛興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
伍員濯溉於宰嚭張干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
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攉衡執纖纊衡所以揣
其輕重纊所以覺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會史蘭薰雲白舒向金玉淵海鄉雲蘭微
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叔罕有落其一
毛芳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
南荊之跂窟東陵之巨猾皆為窩窩委蛇折支舐痔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道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
惠之室苞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豪寡惑
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貿鬻故桓譚壁言之
於闠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
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

泰循環翻覆汛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宋所以隙末斷
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
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
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冊威子以
援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
髦傑早綰銀黄夙昭人譽遭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
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
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黄出其脣吻朱紫由
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輶軿擊轊坐客恒滿
蹈其閫閾若升閎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
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垂臺者摩肩趨
走冊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思惠莊之清塵庶
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空漬
酒之彦墳草未宿野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
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魯無半吉下泣之仁寧慕邸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驅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書兵郎

柳悅字文通河東解人也伯祖元景宋贈太尉父世隆齊左光祿大夫侍中元景世隆俱有傳悅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中書郎悅齊名琅邪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兄世隆謂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悅遣開門見顧令故報禮若仍相造

豫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悅非徒風韻精爽亦屬文適麗後為巴東王子響文子響為荊州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郡太守

秦二州刺史及武帝起兵悅舉漢中以應武帝帝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悅祖道帝解玉玦環贈之天監二年元

會帝謂曰鄉所佩玉璽是耐亭所贈邪對曰誠而瑞感
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
常比鄉劉越石近辭疪酒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
為詩貽悛曰爾宴冠羣后
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
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
子何如悛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
為知言累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
穆悛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慍甚重其婦頗戚畏憚
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相僕射張穉與悛押密而
為悛妻賞敬穉每詣悛必先
拜悛問夫人悛每欲見妓恒
因穉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
後出悛因得留目悛著白
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
悛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記
君深見友愛濞曰宅南柳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
榮羊盖者並善琴云傳嵇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
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
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
杲善每嘆曰暕雖名家猶
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
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傳
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

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
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
憂去官著述先須申其圖
陽相聽吏屬得書三年喪
驃騎從事中郎武帝至建
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
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
大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
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憚立
梁工篇什爲詩二公亭舉本

秘心妙臻羊體良質公美人千信
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
種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
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
鄱憚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
收圖籍及漢遷漢高寬大之義
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
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
乘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

負而嘆嘗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憚
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大液滄波起長楊高樹
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
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
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憚父世隆彈琴爲士流
第一憚每奏其父曲嘗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
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和之憚驚其哀韻乃製爲
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憚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指

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宴明旦將朝見暉投壺聲不絕停轡久之進見晚齊武帝逞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綿二十匹嘗與琅邪王聰槫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爲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武帝好弈棊使暉品定棊譜集衆能者二百七十八人簒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暉爲第二焉帝謂暉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可十人惲著卜筮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彦游年十二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業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泰咸卿其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陵公主拜駙馬都尉加散騎常侍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毀門爲有司所劾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諱第燈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武帝舉兵至姑孰燈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燈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燈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舍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爲中庶

子時人號爲方正後爲鎮北姊興王長史王務鎮益州
復請憕帝曰柳憕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涉王臣王祈
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爲
政益部懷之憕弟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闇氏
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
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州襲武帝于雍州西
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
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
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
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
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及武帝受命封州陵伯
歷五兵尚書祕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禄大夫
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
悛第三兄惲第四兄憕及忱三兩年間迭爲侍中復居
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忱從父慶遠字文和父叔珍義
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
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
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

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嘆曰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弋昌二郡太守城内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爵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詢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壻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慶遠子泽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彊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

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神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

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仲禮率雍司精卒赴援諸藩推爲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湆賊知爲仲禮聚矟刺之驍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懨很遂喪將帥邵陵王綸亦讓箠軍門每日

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難怨隙遂成而
仲禮常置酒高會召侯偉壽揉百姓汙辱妃主父津
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
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
嘗登朱雀樓與語遺以金鏤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往
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
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
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
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
將軍仲禮孰視不對褰衣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
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
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
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
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
侯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
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
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其弟敬禮羊鴉仁遣仲禮僧
辯西上各復本位踐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

在將軍耳鄂州已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音陽王謇
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龔襄陽仲禮方觀成
敗未發及南陽圍急社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彊
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
陵討孫暠高暠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爲竟
陵太守副軍馬鎮爲安陸太守置戍於安陸而以輕兵
師于漑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謇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
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漑頭大敗并弟子禮沒于魏魏相
安定公宇文泰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數

禮少以勇烈聞寵暴無行
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
度江敬禮率馬步二千赴援
臺城陷景與仲禮經略下流招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
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
但略賣人爲百姓所苦故
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
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
敬禮爲質以爲護軍將軍
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
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
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
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
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
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

日就死豈非一大爭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
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
女安固公主薨駙馬都尉裴
謂其父僧慶曰朝廷之恩本
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
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
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
陽太守鄱獄有重囚十餘冬至
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
為婦孕吏人益嘆服之為吏部
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
軍及武帝軍至城內弛束昏
雖漿并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
覽戩無志署心嘉之為以讓
三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
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
還之人志殷勤公義以公奉
時中僧慶之子也志九歲
長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
殊特所可光榮在原賢
都人張倪吳慶爭田經
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
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
悉遣還家過節皆
府開為驃騎大將軍
大監初為丹楊尹為
舉責以歛葬并諫而無以
將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

以賦百姓衆悉稱憲常懷止
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
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
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著錄常
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盛
書聖志家最建康禁中里
馬糞巷父僧虔即風實恕志
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書
賓客遊其門者皆豐其過而
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高

厚賜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徐
冠軍將軍卒贈太常慈子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
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
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
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温雅家人不見喜慍之色姊夫
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文並孤弱泰資
給撫訓逾於子姪天監元年爲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
後宮火延燒祕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
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眞自過江吏部郎不復

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豫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意甚嘉之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嶼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曰夷子廉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鑒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坊樂賦其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鑒以爲欲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心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

詠書之壁皆眞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反的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覽五号反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墌而滯抵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奇殆絶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彊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覓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勅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勅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六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勅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

守在郡侵刻還資有並備兩船他物稱是爲司所奏不
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
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畫夜勤家累千金性儉嗇外物纖弊
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
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
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而去獨存積於空井中夠狀貌寢小
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蘊藏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
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
見暫觀皆即疏記後重尋者覺稍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
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庚
十載矣初年讀五經皆十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
爲已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信人
及汝南應氏並累業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
假手並躬自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
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
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傳約常語人云吾少

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安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
聯文才相襲加王民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
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禕弟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
與忘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
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從永嘉太守卜室於績
穀山有終焉之志盧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曰
恵彬立身清白推賢士有主風彬弟寂字子
壯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嘆恨王騰敗後竇安
多歸之齊建武初欲動搖朝廷恐貽議寂乃止位祕書郎卒
年二十一志從子驎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
同故改焉太尉儉之子也驎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言
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讀王尚主朔望來歸輒斡旋
咽非所欲也勑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
家本素族自可依法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

右長史不事產業舊有舊墅在鐘山八十餘頃與諸宅舊
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周以此爲恨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在
矢書見西方長十餘丈廣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武
帝起兵襲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武帝霸府建引爲大
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隆封爲侯歷位度支
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鐘山西造太愛敬寺襲舊墅在寺
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襲市之欲以施
寺眷云此田不
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冥興太守
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
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
王書宣勑或過時
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襲自中書令
爲郡邑邑不樂在
郡臥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
事中領射聲校尉
以母喪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
贈侍中金紫光祿
大夫諡曰安子親字威明八歲丁所
生母憂居喪有至
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
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

年十二略通五經文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爲本州迎
王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元嘉十二年改造太
祖廟畢規獻新廟賦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雲麾諮
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
侯除中書黃門侍郎初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
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冊楊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酒令規
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知言朱
异嘗因酒卿規規
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
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
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
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
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晉安
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
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
太守主書黃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
不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

為左户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
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為太子中
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
焉卒贈光禄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
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
實後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濶去
歲冬中已傷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
虚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卷二十
卷子褒魏剋江陵入長安蕭為弟暕字思晦年數歲而風
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
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薦暕及東
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
書領國子祭酒門實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
後為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並
通顯承字安期初為祕書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兼國
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
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

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士俊好危言高論以炫時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媼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西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陳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賦詩云曰龑匡世功蕭曹佐昧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淵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褚淵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

溫子志從父兄瞻字惠饒祖柳守休季宋太保弘之兄也柳仕宋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遁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術士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竟當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遊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署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起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用意而行頗嗜酒每飲輒彌月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及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瞻從子籍字文海父僧祐齊太子中舍人僧祐齊太史籍始仕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自下莫能欺也俄爲百姓所訟轉錢唐令下車布政咸謂數千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

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顏老聃之有莊周天監中爲
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摛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
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帝道不
擇交遊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
桐小邑窮僻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
幾而卒籍甚工草書筆勢滿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
人士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晉中軍將軍恬之後父懋

字昌業宋光祿大夫封南鄉侯瑩選尚宋臨海公主拜
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
惡還都就懋求書曰蜀賢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
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慶書諧實謂懋
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瞋大恥恚懋後往超宗勳
設精白鮑美鮓鱉肚懋問那得此味超宗詭言曰義興始
見飽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那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
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
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數二郡

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
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營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
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謀營頗綜朝政營取孝嗣所居宅
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爲己封從弟亮謂曰此非
盛德也營怒曰我昔從東慶爲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爲
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往其宅至無多慙
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營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
事還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
王內向營恐慧景於湖頭衆敗營走走水乘艇入樂游苑
得還臺城慧景小敗營還召領軍府武帝兵至復假節
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營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
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營性清愼
帝深善之時有虎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
營在御筵乃斂版答曰高宗龍飛率舞陛下
膺籙御圖虎豪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楊州既爲公須開黃閣宅前
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營乃用
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貴遂向東爲黃銅

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君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秘書郎尚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鄧侯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以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公主與校掾頰從兄乞原劣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以三月三日出楔實衣冠傾城王性大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上謂王曰蕭王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服即起後遂親之因

號禁錮瑩從父弟亮字奉叔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豫焉累遷臨慶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巘之性麤躁奴犯亮諱亮不悅遂啓代之巘之怏怏乃進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骰尊傍大為大傍無骰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復下牀跣而走巘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

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將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降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按者亦間路送誠歎亮獨不遣及東昏遇弒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羣寮覆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讓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光祿大夫元日朝去覇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

詵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詡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
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
起曰司徒謝朗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
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
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
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舁居閉埽不通賓客遭
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諡煬子

王進之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僕射彬之後也祖淮之宋
冊楊丑奴有寵父輿之征虜主簿進之往齊位給事黃
門侍郎扶風太守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至
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
建元歷尚書左丞廣平太守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
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
史清從弟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廬公承聖末陳
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兄子晸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
於清清往援龕大敗晸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
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武帝清子
歷陳入隋位開府儀同三司列在陳史

一份字季文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後宋中書監常
僕射揚州刺史彧之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
郎份始仕宋位始安內史元嘉末入司農份兄奐齊雍州刺史
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太
永明末於州舉兵拒命事敗被害事具奐本傳奐詐
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費人至
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比信不份改容對曰肅
既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嘉焉後位祕書監
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
武帝嘗於
宴席問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
至理爲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
光祿大夫監丹楊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
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武帝女永嘉公
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
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鏞而孝行齊焉時人
爲銓鏞二王可謂王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
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楊
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卒

子公毅幼鑒言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却
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
丞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勑錫與祕書
丞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
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
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通
使劉善明來聘勑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
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辭學如中書者
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旨
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
見异具啓聞勑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
已善明造席徧論經史兼以
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
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
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
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高
好而徇其不能乃稱疾不拜
屏畢思室宇蕭然諮予溫洋
簡蘇趨倚公主乃命穿壁

陳子涉湜觀之卒年十三十六贈侍中謚曰貞子錫弟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內史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為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份從孫克或之曾孫也祖纘齊太常父僊不慕位止建安太守克美容貌善容止歷位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為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僧辯問克曰吳興軍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綬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璽綬後仕陳位尚書右僕射份弟通勵列在陳史

列傳五十三卷